

船山遺書

第八函
五冊

讀通鑑論卷十二

衡陽王夫之譏

晉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瘡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爲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略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統賈謐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間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

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職哉體先隳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幹旋於已亂之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槁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汚而固不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旣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鉅西略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

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爲主於中國而邊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爲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飢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羸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豢養之氣而旣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豢養以棄其故則乘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羸獷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鉞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
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口乎謀之不臧莫知其口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

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并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數淮夷也商洛漸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嚴處島夷也其後以郡縣圍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千年而不息緬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略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很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由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莽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

嘉禾新田建而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洛淮浦夔鄭之
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
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
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興
其尙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
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
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
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
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旣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
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
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
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清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

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唯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爲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爲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爲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閒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茶而能有爲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爲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浮沈於其閒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鑒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爲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

止也其受穎之羈縻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爲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貰其死人免之於鈇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爲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鵠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爲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將託於不材之櫟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陸游平

原園林之記韓侂冑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奚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櫟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爲尙者其唯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逐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唯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彊臣林立怙愚以逞逆者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

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廋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弘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弘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詭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芥然而自廢張昌石之冰首不難馘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由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而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視遠覽以曙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

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敝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旣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尙欲爲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推而嗾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斬準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嗾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潛矣哉而推禍原所啓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誼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穎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餘也

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召之耳問也乂也穎也顓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爲司馬越之厮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穎顓騰越交訌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與爭之日晉室紛紜轆轤人困於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

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
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
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
而我自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之可爲者無有
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晷暵之中而酒食相縻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
相尋不覺矣靜者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人爭
灤洄於漩渚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
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
馳騁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社於江東而導昌
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旣安旣定而猶用之則不
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
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弘之力也弘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

士侃長以其才而弘大以其量唯弘能用侃侃固在弘幘幘之中也夫弘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弘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顓顓假詔使弘攻越弘不爲顓攻越亦不爲越攻顓而但移書以責其罷兵正也顓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北嚮以犯闕誅顓亦正也張光者顓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顓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弘亦早世以終也微弘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弘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才微弘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弘而弘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褊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爲司馬越鳩也無疑越

弑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唯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僂司馬穎司馬顥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顥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汝之主以速卽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尙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倒行之一計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鳩

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

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卽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亂甘卓反正而告敏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追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略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爲根本則唯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爲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

且去之若遺也劉弘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軍容足以亂爾而不足以競又穎顓越之交相殘殺闕然而前積然而燬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彊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旣折旣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孺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何爲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陁北不亦僞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